

《東華漢學》第 42 期；267-298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2025 年 12 月

【學苑春秋】 孫大川與其「山海」、「文」、「學」

陳芷凡*

【摘要】

本文從孫大川的學思歷程與文化實踐出發，思考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場域的建構。前行研究指出孫大川與其主編的《山海文化》雜誌，建構了原民文學創作梯隊，本文依據此一基礎，嘗試從孫大川的成長記憶、畢那斯基（Pinaski）部落生活經驗，捕捉其對於原住民族歷史、第一人稱書寫以及原住民作為禮物的深刻思索，考察這些記憶與經驗如何化為孫大川定錨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的關鍵。筆者指出「山海」、「文」、「學」的特定指涉。「山海」不只是具體空間，它是人與環境互動的第一自然，也是原住民族認同的根源。「文」是書寫。原住民掌握了第一人稱發聲，後續以具有美學形式的文學表達族人内心所感，由此創造不同的世界。「學」是學習。當今世界已重新評價、學習原住民族生態知識，正視原住民族帶給世界的禮物，不同視界開創彼此更為開闊的世界。這些思

*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索，不僅影響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場域的發展，也展現孫大川對於生命、對於民族文化的深刻反思。

關鍵詞：孫大川、《山海文化》雜誌、臺灣原住民族文學、文學場域、原住民族知識

一、前言

原住民族的面貌，長期以第三人稱「被再現」的身份登場。歷經野蠻人、番人、蕃人、高砂族、山胞等名稱，以及十七世紀荷蘭人繪圖、清代官方與民間文人的采風圖像、日治時期的照相寫真、戰後一系列山地平地化政策，被再現的族人面貌在特定情況下有所扭曲，影響自身認同，進而形成「認同的汙名」¹此一評判。為了翻轉「認同的汙名」，原民第一人稱所敘說的自身面貌與故事，得到積極回應，這一立場呼應了1980年代臺灣原住民社會運動的主張。臺灣原住民社會運動的訴求為二，分別是有其權利（to have）、確認其認同（to be）。這些訴求透過文字書寫，曝光於媒體，流通於場域，第一人稱的訴說與肯認得以可能。1980-1990年代原住民報刊雜誌崛起，可視為原住民第一人稱發聲的重要實踐。²

原住民族報刊雜誌的崛起，見證書寫的力量，而「文學」這一種具有特殊美學形式——小說、散文、詩歌、劇本、報導文學等文類，透過意象與想像，讓讀者有機會觸探、理解族人的心靈世界。1993年孫大川召集創辦《山海文化》雙月刊，許多族人的第一篇作品刊登在此，作為總編輯的孫大川，以該刊物為圓心展開後續的文學推廣活動，催生原住民族作家梯隊。除了擔任《山海文化》總編輯，我們還可以留意孫大川一系列的專書與編著，其學思歷程與文化實踐影響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場域的發展。文學之外，臺灣原住民族祭儀、樂舞、族語、文化資產、傳統復振等面向，以及貧窮議題之關注，皆為孫大川心有所向的延伸。

¹ 謝世忠，《認同的汙名：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頁41-75。

² 黃季平，〈原住民的主體建構：自辦刊物〉，《原教界：閱讀原住民的刊物》第35期（2010.10），頁18-19。

本文將從卑南族歷史的追尋、文學的建構以及原住民給世界的禮物，嘗試捕捉孫大川在「山海」、「文」、「學」三個層次的深刻思索。「山海」是族人與環境互動的空間，亦為族人根源性的認同。「文」是第一人稱書寫，是原住民以文學介入臺灣社會的重要實踐。「學」是向族人學習，思考原住民族生態知識以及南島民族給世界的禮物，這些學習讓我們有機會想像臺灣文化的格局。經由「山海」、「文」、「學」，我們不僅理解孫大川與《山海文化》如何與1980-1990年代的原住民報刊雜誌、臺灣文學領域對話；也透過孫大川提出「原住民給臺灣、給世界的禮物」之論點，我們得以感同身受那些對族群認同、國家治理、年輕世代文化工作者的叮嚀。本文試圖捕捉孫大川的學思歷程，並留意其在文學文化場域的實踐，從中確認「山海」、「文」、「學」意義的生成。

二、山海原點：卑南族「歷史」的追尋

孫大川早期發表的文章與隨筆，收錄在《久久酒一次》、《山海世界：臺灣原住民心靈世界的摹寫》，我們可以從中一探其後續行動的信念。〈童年印象〉一文提及自己為何對族群「歷史」如此重視：

中學時代我最羨慕的是那些有族譜，能從唐堯虞舜細數到康熙雍正乾隆的人，我認為那是一種無盡的財富。失去「歷史」的痛苦，使我更加肯定歷史的重要。一個只有空間感而沒有歷史感的人是可悲的，沒有過去，沒有未來，現在又有什麼意義？³

相較於有族譜、有歷史的人，卑南族在時代洪流之中遺失了自己的「歷史」，這也使得孫大川相信唯有「歷史」，才能對現在與未來賦予意義。不過，該如何找到卑南族的歷史呢？卑南族的歷史又是什麼呢？這個提問，是孫大川行動與論述的起點，這個問題的答案來自於他的母

³ 孫大川，〈童年印象〉，《久久酒一次》（臺北：張老師出版社，1991），頁1。

親。〈母親的歷史，歷史的母親〉提及自己無法忍受卑南族沒有歷史，孫大川透過追問母親的生平往事，希望能捕捉一些部落記憶與歷史氛圍：「是她對自己生命的講述，以及她活出來的生活態度，使我能多多少少拚湊出那破碎、模糊的部落記憶，並從中捕捉自己族類的智慧與哲學。」⁴母親的歷史，即是其追索卑南族歷史的起點。事實上，孫大川發覺母親生命中的憂傷，「其實也是卑南族的憂傷」⁵。母親生命中的憂傷，伴隨著部落社會瓦解、傳統信仰揚棄、語言文化喪失以及族群標本化、泛政治化和浪漫化陷阱而來。憂傷、瓦解、揚棄、喪失、陷阱等詞彙，彰顯了原住民族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空白，預見了民族的黃昏。因此，孫大川提出「活出歷史」的概念，期待以此重新理解、建構原住民歷史的視角：

原住民過去的歷史不是「寫」出來的，而是「活」出來的。歷史對原住民來說，不是去「讀」的，而是去「經驗」的。

創造歷史空間，是未來思考原住民問題的總方向，是我們進入黑夜前必須準備好的油燈，一切的關懷也應以此為目標，為終結。……我們祖先的歷史，既然是「活」出來的，我們便不必擔心我們沒有一部「寫」出來的歷史，我們要藉由現有的結構，現有的環境，現有的語言（漢語），表達我們體會到的經驗。⁶

相較於寫／讀的歷史，孫大川指出原住民的歷史是活出來的、是經驗而成的。如何讓「歷史」延續？透過現有的結構、環境以及語言表達自身的經驗，創造歷史實踐的空間，族人得以活在歷史、活出歷史。

孫大川有感於族群「歷史」的匱乏，繼而展開「歷史」的渴望與追尋。事實上，匱乏與渴望看似對立，卻有著複雜的情感牽動與連續關係：因為匱乏而存在追尋動力，卻也在渴望與追尋之中感到匱乏的真切。如此辯證，反映在孫大川對於原住民文化「死亡」與「重生」的論點。在

⁴ 孫大川，〈母親的歷史，歷史的母親〉，《久久酒一次》，頁 11。

⁵ 同前註，頁 21。

⁶ 孫大川，〈活出歷史〉，《久久酒一次》，頁 125-126。

〈陪他們走完最後一個黃昏〉一文，孫大川描繪部落最後一個頭目姨公公。姨公公很早覺悟部落社會的解體乃是不可阻擋之事，因此，這位長者鼓勵年輕族人讀書，也說服族人接受不排斥部落祭典的天主教信仰。孫大川體悟姨公公為了未來所準備的心意，那正是一種直面民族「死亡」的決定：

「死亡」是一種解體，是對「自我中心」的徹底摧毀，迫使我們面對生命的「不安」。它為我們指出了生命的「限制」，也指出了一種新的「可能性」。……這樣看來，「死亡」似乎具有一種「敞開性」，使我們向真實的「自我」、向「他者」、向「未來」敞開。⁷

孫大川透過姨公公之例，表述其對「死亡的敞開性」的思索。卑南族若干文化的死亡與轉化，伴隨著後續的新生與重生。姨公公帶領族人信奉天主教、鼓勵族人讀書，看似違反卑南族部落傳統，不過，部落文化反倒在這些外來因素的影響下，有機會以新的面貌延續傳統並創造歷史。這些觀點，來自於母親、姨公公等部落族人的經驗與選擇，也來自哲學、宗教層次的思索。孫大川表示自己有三個家鄉，第一個家鄉卑南族，第二家鄉是漢人的符號世界，第三個家鄉為天主教信仰。⁸這三個家鄉有時各當其位，有時三鄉斷裂，徘徊在三鄉之間的矛盾既是其生命的煎熬，亦為成長的禮物：

向異文化敞開，表示自身文化中若干特徵符號的死亡與轉化，傳統的更新，暗示一種解構的過程。尤其重要的是：我們的文化歷

⁷ 孫大川，〈陪他們走完最後一個黃昏〉，《久久酒一次》，頁138-139。

⁸ 關於孫大川心靈家鄉，有另外二個版本可資參照。孫大川〈哲學其實是鄉愁，是處處為家的渴望——四鄉的浮沉與安頓〉提出四鄉說，第一鄉是鄉土與家族，第二鄉是文化與歷史，第三鄉是全體人類以及我們的時代環境，第四鄉是奧秘的超越界。孫大川〈孫大川心靈的三個家鄉〉三鄉順序調整為天主教是第一鄉，卑南族是第二鄉，文化中國是第三鄉。見林正三，〈孫大川與臺灣原住民族文藝復興運動〉，載孫大川主編，《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評論卷（下）》（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87。

史，並不依循一個純粹的思辯法則，生命本身永遠超越它所創造的文化或歷史。⁹

學者林正三指出孫大川的三鄉辯證，「鄉」是心靈家鄉，三鄉共同指向「新生」之肯認。宗教信仰是孫大川生命情調的主調，不同文化的激盪將有機會帶來開放的、對話的未來，¹⁰如同孫大川所言「生命本身永遠超越它所創造的文化或歷史」之胸懷。因此，向自我、向他者以及向未來敞開的「死亡」，辯證性地被賦予了新生的意義。

筆者認為從歷史的匱乏與追尋、文化的死亡與新生，得以詮釋孫大川推展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的心意。孫大川對「死亡敞開性」的體會，成為他思考族群文化復振之核心。正視死亡，正視死亡敞開性，影響他對文化復振以及推展原住民族文學的作法。沒有文字的民族如何以文學開展歷史？失去母語的民族如何以漢字敘述自身的心靈世界？為了活出歷史，孫大川提出族人必須以第一人稱敘說觀點與經驗。因此，文學成為一種媒介、漢字作為一種工具，當族人有機會建構自己的歷史，就有機會找到生命的原點。

三、「文學」的建構： 《山海文化》雙月刊與臺灣原住民族文學

原運時期原住民第一人稱的聲音，逐漸受到重視，這也使得原住民刊物報紙在1980-2000年間大量出現。《原教界》35期的主題為「閱讀原住民的刊物」，這一期梳理了族人自辦刊物、部落報紙、公部門原住民刊物、以及學界原民刊物的脈絡。學者浦忠成指出原住民嘗試創辦刊物以宣達思想、見解，對應1980年代原住民知識份子開始衝撞體制之時刻：「不論是拚音系統或漢語的使用，文字符號的運用已然是原住民族

⁹ 孫大川，〈陪他們走完最後一個黃昏〉，《久久酒一次》，頁139-140。

¹⁰ 林正三，〈孫大川與臺灣原住民族文藝復興運動〉，頁47-93。

知識份子必須的方式，而辦刊物則是集中火力的作法。」¹¹書寫是原住民向社會表達立場的重要方式，刊物成為當時不可或缺的媒介。

《原教界》第35期呈現了一個有意思分類脈絡：1980-2000年間原住民族報刊的發行量大於2000年之後，換言之，2000年之前族人發聲的主要媒介來自於報刊雜誌，原運更帶動了原住民族參與、介入公共事務的機會。《原教界》第35期將這些報刊雜誌分為三個類別：第一類為原住民族自辦抗爭刊物，註記了伊凡·諾幹、夷將·拔路兒、楊志航發行《高山青》(1983)、原權會會訊《原住民》(1985)與《山外山》(1985)、娃旦(陳春山)獨立創辦《山青論壇》(1987)、《原住民之聲》(1987)、台邦·撒沙勒《原報》(1989)、瓦歷斯·諾幹與利格拉樂·阿女烏《獵人文化》(1990)、山海文化雜誌社發行《山海文化》雙月刊(1993)、卡力多艾·卡比創辦《南島時報》(1995)、《原聲報》(2000)。第二類為部落報，蘭嶼蘭恩基金會發行《蘭嶼雙週刊》(1985)、旅北曹族聯誼會發行《北曹》(1986，1987更名為《鄒》季刊)、白勝光牧師夫婦創立《布農的聲音》(1992)、濁水溪聯誼會發行《山棕月語》(1993)。第三類為公部門原住民刊物，根據編輯部的查找，2000年之前的刊物計有臺灣省山地建設協會《山地文化》(1978)、排灣族立法委員愛華創辦《莊敬山脈》(1985)、以及臺灣省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發行《臺灣原住民季刊》(1994)。在發刊目的、報刊屬性所歸納的三大分類之中，數量最多為第一類「原住民族自辦抗爭刊物」。值得留意的是，這些報刊雜誌曾經穩定刊登文學作品的有《獵人文化》、《山海文化》、《山棕月語》。

族人自辦刊物是原民第一人稱書寫的實踐。在第一人稱書寫的多重形式中，「文學」這一形式在《山海文化》標舉了獨特意義。「文學」是一個具備特定美學形式的書寫，透過小說、散文、新詩、報導文學、劇本等文類展現觀點。《山海文化》不僅刊登文學作品，也積極辦理原

¹¹ 浦忠成，〈鳥瞰原住民族自辦抗爭刊物的脈絡〉，《原教界：閱讀原住民的刊物》第35期(2010.10)，頁8。

住民族文學的相關獎項，啟動了90年代臺灣原住民族文學與文化論述。《山海文化》雙月刊（Taiwan Indigenous Voice Bimonthly）的發行人為華加志、總編輯為孫大川，孫大川期許此刊物能成為一個與族群傳統、主流社會對話的文化平臺：「語言文字的使用，使人們能夠了解並參與自己族類整體思想和情感的交流，他因而不再是其所屬「環境」（environment）的奴隸，他創造了自己的「世界」（world）」。¹²從十七世紀、清朝、日治時期直到戰後，族人多半以第三人稱現身於史料，這正是「所屬環境的奴隸」。因此，孫大川強調原住民族第一人稱的現身與現聲，此舉得以創造族人「自己的世界」，創辦《山海文化》的初衷莫過於此。標舉第一人稱發聲的意義之後，孫大川建構《山海文化》的「山海」意涵：

對原住民而言，「山海」的象徵，不單是空間的，也是人性的。它一方面明確地指出了臺灣「本土化」運動，向寶島山海空間格局的真實回歸，另一方面也強烈突顯了人類向「自然」回歸的人性要求。……長久以來，原住民卑微、苦難的經驗，使他們的文學筆觸、藝術造形以及文化反省，更能觸及到生命的本質和人性底層。¹³

「山海」意涵的指涉，兼具山海本土空間的回歸，以及人性歸返於自然的想望。除了部落空間，「山海」更是一種結合語言、記憶、生活經驗的複合載體。值得留意的是，「山海」此一複合載體，由於承載族人卑微與苦難的經驗，得以深刻地觸及「生命的本質和人性底層」。基於此，孫大川對於「山海」的詮釋與文化觀察，具體展現在《山海文化》之發刊企圖：「一方面它必須積極介入主導社會的各項文化議題和創造性活動，另一方面也必須敏銳地把握、捕捉迅速變化中的原住民部落社

¹² 孫大川，〈原住民文化歷史與心靈世界的摹寫〉，《山海世界：臺灣原住民心靈世界的摹寫》（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0），頁110。

¹³ 孫大川，〈山海世界——《山海文化》雙月刊創刊號序〉，《山海世界：臺灣原住民心靈世界的摹寫》，頁138。

會，鼓勵更多在部落的原住民加入書寫行列。」族人獲得第一人稱的發聲權之後，如何展現山海之子的姿態？孫大川勉勵族人積極地以書寫介入文化議題，並延續學者董恕明所言從「情感的真實」出發，找到一般人都能夠參與對話的起點，¹⁴在其中創造屬於原住民族的世界與未來。

孫大川提出《山海文化》的編輯觀點，至今仍影響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場域的發展。首先，在題材方面，孫大川期盼《山海文化》能拓展一個開放的世界，他不僅希望原住民作者努力創作，更期待非原民身分的朋友參與：「我們希望非原住民作者能以和原住民相關的『題材』來創作，不論那是肯定的或批判的，而具原住民身份的作者，則可觸及任何的題材。」¹⁵這一觀點，牽涉1990年代對於「臺灣原住民文學」定義的思索。1992年9月「傾聽原聲：臺灣原住民文學討論會」¹⁶，專家學者針對「臺灣原住民文學」的定義進行較為嚴謹的討論，其中，作家拓拔斯·塔瑪匹瑪（田雅各）指出「最好是把原住民文學定位在具有原住民身份者所寫的文學」，此意見獲得在場人士的共鳴。延續討論會的主軸，孫大川揭示了「身份說」的必要性與複雜性。孫大川同意原住民文學的界定緊扣於身分，卻也擔憂這樣的認定可能會形成一種誤導，使得原住民的創作者選擇或侷限在符合自己身分的題材上。¹⁷因此，孫大川也呼籲族人們能拋開題材的綑綁，勇敢地以第一人稱主體的身分開創文學世界。學者浦忠成附和原住民族第一人稱敘事的能量，完成《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上下二冊。¹⁸可喜的是，我們觀察臺灣文學史的發展，非原民寫作者以原住民為題材的優秀作品日益增多，諸如吳明益《海風酒

¹⁴ 董恕明，《山海之內天地之外：原住民漢語文學》（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

¹⁵ 孫大川，〈山海世界——《山海文化》雙月刊創刊號序〉，頁140。

¹⁶ 該討論會是解嚴之後首次正式、公開討論原住民族文學之會議。有關此次會議的討論紀錄，見《文學臺灣》第4期（1992.9），頁70-94。

¹⁷ 孫大川，〈原住民文學的困境——黃昏或黎明〉，《山海世界：臺灣原住民心靈世界的摹寫》，頁153。

¹⁸ 浦忠成，《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臺北：里仁書局，2009）。

店》、甘耀明《殺鬼》、《邦查女孩》、《成為真正的人》等作；原民身分的作者得以施展無限創意，如林纓《萬聖節馬戲團》、阿綺骨《安娜·禁忌門》、馬翊航《山地話／珊蒂化》與《假城鎮》、程廷《我長在打開的樹洞》以及Nakao Eki《韋瓦第密信》、《蕉葉與樹的約定》等。論述敏銳地觸及這些作品，學者楊翠盤點原住民女性主體認同的差異面貌，論述其在族群、階級、性別的交織性之中，如何以書寫建構自身的完整。¹⁹作品與論述皆積極地回應了孫大川對於原住民文學題材的思考。

語言方面，孫大川同時鼓勵漢語書寫與族語書寫。族語書寫具有傳承使命，並尊重作者當時所習慣的拼音系統；漢語書寫在溝通的功能上，具有語言變形、越界的可能：「我們充分理解到原住民各族皆有其獨特的語言習慣和表達手法，容許作者自由發揮，不但可以展現原住民語言的特性，也可以考驗漢語容受異文化的可能邊界，豐富彼此的語言世界。」²⁰這一思索，恰可與學者魏貽君、史書美援引少數文學、混語觀點（Creole Language）的論述互為參照。魏貽君援引法國學者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費里斯·伽塔利（Félix Guattari）定義「少數文學」之立場，指出少數文學的中心概念除了是對主流語言的解域化，還包括還原族群身分位格的歷史想像與集體記憶。²¹史書美則從定居殖民主義論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臺灣原住民族文學運用華語、族語和方言的混雜化過程。²²除了語言的權力關係，孫大川〈從生番到熟漢：番語漢化與漢語番化的文學考察〉提出另一思考：漢語必須向「番」語開放，並從其間生長出具有臺灣特色的新漢語，要達到這樣的語言解放，必須仰賴原住民和漢人間的合作與努力，這就是「番語漢化」和「漢

¹⁹ 楊翠，〈少數說話：臺灣原住民女性文學的多重視域〉（臺北：玉山社，2018）。

²⁰ 孫大川，〈山海世界——《山海文化》雙月刊創刊號序〉，頁139-140。

²¹ 魏貽君，〈戰後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形成的探察〉（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

²²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

「語番化」的共同實踐。²³我們可以發現，孫大川對於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的語言思考，不只是異文化邊界的觸探，其中更牽涉對「漢語」、「漢人」本質的深刻反思。因此，語言在此作為一種工具、一種世界觀、甚至是一種確認彼此存在的方式。1993年創辦《山海文化》之時未能想像族語文學的發展。盤點這二十年族語的復振與推廣，包括2001年政大原住民語言教育文化中心承辦首屆族語認證考試；2005年由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與原住民族委員會共同制定並公告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2007年教育部著手舉辦每兩年一次的原住民族語文學獎；2017年立法院三讀通過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在推廣、執行、研究及調查原住民族語言之下，族語文學的發展值得留意與期待。布農族卜袁·伊斯瑪哈單·伊斯立端透過日常布農族語對話、族語文字化之探索、語言學探析、運用族語創作等四個面向，進而得出「布農族語文學」的知識體系和情感結構。²⁴卜袁之例，呈現了族語文學發展以及兼具與漢語文學並進之策略。

書寫態度方面，《山海文化》強調個人的創意揮灑與當代社會議題、傳統文化的追溯同樣重要：「要建構原住民的文化空間，不能單憑個人旺盛的創造活力，它必須在某種程度上與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銜接、交談，這種關係乃是辯證的，是一種既『返本』又『開新』的實踐歷程。」²⁵因此，雜誌內容兼顧傳統與創新發展，除了文學創作、報導評論，《山海文化》納入部落史、歷史剪影、神話傳說、祭典與民間歌謠的紀錄，也包括傳統工藝和美術的研究介紹。事實上，建構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對無文字傳統的民族而言，以漢語寫出故事並形諸於特定文類，本身就是一項「開新」。為什麼孫大川要強調「返本」？如何看待「返本」與「開新」的關係？孫大川指出「傳統的挖掘，其目的並不

²³ 孫大川，〈從生番到熟漢：番語漢化與漢語番化的文學考察〉，《臺灣原住民研究論叢》第2期（2007.12），頁27-45。

²⁴ 陳芷凡，〈舌尖與筆尖之間：臺灣原住民族文學中的族語實踐與思考〉，《原住民族文獻》第42期（2020.9），頁7-17。

²⁵ 孫大川，〈山海世界——《山海文化》雙月刊創刊號序〉，頁139。

是為了『文化展覽』，更不是為了考古上憑弔的需要，它永遠有一個清楚的落點：即是為厚植、深化原住民創造力的基礎。」²⁶返本的思索是為了厚植、深化族人面對未來的創造力。學者劉秀美延續此一論點，其著作《從口頭傳統到文字書寫：臺灣原住民族敘事文學的精神蛻變與返本開新》強調文學書寫如何回到傳統尋找文化開新的力量。²⁷

返本與開新的思索，與人類學者詹姆斯·克里福德（James Clifford）的觀點不謀而合。人類學學者詹姆斯·克里福德（James Clifford）於《復返：二十一世紀成為原住民》²⁸（*Returns: Becoming Indigenou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書，闡釋了原民振興（Native resurgence）的理念。詹姆斯·克里福德強調「同時望向兩邊」（Looking Both Ways）是達成原民振興的重要策略。因此，原住民族同時望向過去（傳統）與未來（召喚新的意義），得以在去殖民化、全球化和原民生成的敘事中，確認文化身份轉變的意義。除了返本與開新的視野，《山海文化》訴諸文化同盟的立場，也值得我們留意：「我們的視野並不希望被局限在臺灣原住民身上。彼岸甚至廣泛的第三世界少數民族的處境、經驗及其豐富的文化資產，都是我們關心、探討的主題。我們深深相信：一個僅僅以漢民族為中心的歷史敘述或文化論述，不僅不完備，甚至會窒息整個民族文化的生機；而以白人為中心所宰制的世界，也終將逼使人類枯槁而死。」²⁹以臺灣原住民為立足點，結合中國大陸以及廣泛第三世界少數民族的處境、經驗及其豐富的文化資產，針砭白人/漢人中心主義。《山海文化》第2期專題為「國際原住民年的回顧與展望」，刊登〈1993聯合國國際原住民年主題——原住民&新夥伴的關係〉相關資料，加入臺灣與東南亞特定原住民議題的討論。

²⁶ 孫大川，〈山海世界——《山海文化》雙月刊創刊號序〉，頁139。

²⁷ 劉秀美，《從口頭傳統到文字書寫：臺灣原住民族敘事文學的精神蛻變與返本開新》（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

²⁸ Clifford, James. *Returns: Becoming Indigenou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²⁹ 孫大川，〈山海世界——《山海文化》雙月刊創刊號序〉，頁140。

《山海文化》從身份、題材、語言到書寫立場的討論，至今仍是族裔文學建構的重要面向，影響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文學營的推動與辦理。1994年由協會主辦、中國時報協辦「第一屆山海文學獎」開始，「2000年中華汽車第一屆原住民文學獎」、「2001年中華汽車第二屆原住民文學獎」、「2002臺灣原住民報導文學獎」、「2003臺灣原住民族短篇小說獎」、「2004臺灣原住民族散文獎」、「2007臺灣原住民族山海文學獎」以及至今2025年已持續辦理16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暨文學營與文學論壇」系列活動。受到文學獎與文學營鼓勵的寫手，形成一股創作梯隊與論述力量。2003年《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四卷7冊，以及2025年《臺灣原住民文學選集》四卷12冊，便是成果展現。

跨越二十年的兩套文學選集，得以綜觀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在散文、新詩、小說與評論的發展，回應了孫大川搭建文學舞臺的心路歷程。2003年《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的序言中，孫大川指出原住民族文學的發展，除了族人自身的努力，關心此一議題的漢人作家和學者，以及晨星、聯合文學、耶魯等出版社共同支持原住民作家作品的茁壯。孫大川如此回應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的意義和價值：「不僅讓主體說話，而且讓主體說的話成為一種公共的、客觀的存在和對象，主體性因而不再是意識形態上的口號，它成了具體的力量，不斷強化、型塑原住民的主體世界。」³⁰當族人的書寫成為公共的、具體的力量，這一能量將會返回自身，成為更具有韌性的主體。2025年文學選集總序的標題為「文學做為一種民族防禦」，呈現了文學更為積極的力量。值得留意的是，孫大川對於書寫與社會介入，如今有著更為深沉的省思：「對原住民或所謂少數民族而言，『介入』之所以困難，主要是因為介入的行動是兩面刃，是藉由離開自己來找回自己的一種冒險。」³¹介入成為一種冒險，

³⁰ 孫大川，〈編序：臺灣原住民文學創世紀〉，載孫大川主編，《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評論卷（上）》（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10。

³¹ 孫大川，〈總序：文學做為一種民族防禦〉，載於孫大川、陳芷凡主編，《臺灣原住民文學選集·文論（一）》（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孫大川在總序中著眼於漢語的使用，然而，筆者認為族人透過書寫重探歷史、開啟世代對話以及多元身分認同，這些嘗試皆為介入的「冒險」。透過離開自己來找回自己的行動，必須直面自身存在的意義，身分認同的提問將觸及哲學與宗教之層次。

四、向原住民學習：原住民給世界的禮物

1980-1990年間臺灣原住民社會運動希冀能終結原住民族在臺灣歷史被漠視、被邊緣的處境。過往，族人從不覺得自己是個禮物：「臺灣主流社會的意識，好像任何事情很快就進入政治經濟的設想，在歷史上，則是後面的政權不斷否定前面的；身處在這樣的時空切割和計量中，原住民族真的很難覺得自己是一個禮物。」³²因此，孫大川提出「原住民給臺灣的禮物」宣言。禮物之論，源於美國國家科學院士賈德·戴蒙（Jared M.Diamond）。被喻為「現代達爾文」的賈德·戴蒙2000年2月在世界權威學術期刊、英國的《Nature》科學期刊發表了一篇短文，題目就是〈臺灣給世界的禮物〉（Taiwan's gift to the world）。戴蒙綜合了從1990年以來有關南島語族起源的諸多論點，分別從語言學、考古學和航海技術上的證據，支持「臺灣原鄉論」的主張，並認為臺灣保存了古老的南島語言，他認為這就是臺灣給世界的禮物。受到此一觀點的啟發，2014年開始孫大川針對戴蒙「臺灣給世界的禮物就是南島語族」論點，轉化為「臺灣給世界的禮物：一個原住民觀點」、「文字、符號與符碼的力量：臺灣原住民給世界的禮物」等題目，提出從原住民的觀

司，2025），頁14。

³² 孫大川演講，陳濤儀紀錄，〈臺灣給世界的禮物：一個原住民的觀點〉，https://gitl.ntu.edu.tw/%E3%80%90%E5%B0%88%E9%A1%8C%E6%BC%94%E8%AC%9B%EF%BC%9A%E5%AD%AB%E5%A4%A7%E5%B7%9D_%E5%8F%B0%E7%81%A3%E7%B5%A6%E4%B8%96%E7%95%8C%E7%9A%84%E7%A6%AE%E7%89%A9%EF%BC%9A%E4%B8%80%E5%80%8B%E5%8E%9F%E4%BD%8F/ 2025年7月28日作者讀取。

點所看到、所期盼的臺灣價值，提出四個面向，包括民主的標竿、捍衛第一自然、禮樂精神與海洋的敞開性。³³延續孫大川「臺灣給世界的禮物：一個原住民觀點」觀點，筆者想聚焦「原住民給世界的禮物」這一層次，側重捍衛第一自然與海洋的敞開性兩個向度進行深論。

捍衛第一自然，是原住民族給臺灣的重要禮物。孫大川定義原住民族的「第一自然」，是鹿野忠雄在秀姑巒山脈被喚醒的「原始性」，相對於十八世紀下半葉技術革命之後所形塑的科技文明，孫大川指出「第一自然」既是文化認同、身體儀式，亦為一種策略與行動：

1950年代以後，「部落」就已經快速的遠離「第一自然」，部落裡的人也開始大量向「第二自然」（都會）移動。……即使後來他們重返部落，情況已經有了相當大的改變。那麼我們要捍衛什麼呢？已經「第二自然」化的部落嗎？如果這樣，我們將如何合理化我們的控訴？我們將如何突顯我們的價值？我們將如何銜接我們的祖靈？想像中的「第一自然」，就像「伊甸園」、「禮運大同」和「桃花源」一樣，成了一個可操作的「理想國」，並能引發動力。³⁴

為什麼我們需要將「第一自然」視為一個可操作的理想國，從中引發動力？孫大川認為原住民族根源性的認同就是第一自然。身分認同與文化認同，是臺灣原住民族的重要課題。面對逐漸消失的卑南族文化，孫大川指出唯有建構族群歷史，才能找到認同，然而，臺灣不同時代的移民加上南島民族，彼此確認認同的過程中，稍一不慎就容易陷入族群洞窟：「不同的族群在此融合，但也在某種程度上互相否定，最弔詭的是就連國家名字的正當性也都充滿爭議。國際的環境、兩岸的現實和島嶼內部的紛擾，使臺灣人民長期活在不知自己是誰，以及族群、世代間

³³ 孫大川演講，陳濤儀紀錄，〈臺灣給世界的禮物：一個原住民的觀點〉。

³⁴ 孫大川，〈捍衛第一自然—當代臺灣原住民文學中的原始生命力〉，載孫大川、陳芷凡主編，《臺灣原住民文學選集·文論（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5），頁 5-33。

矛盾對立的認同焦慮中。」³⁵族群的對立、矛盾與焦慮，正是族群洞窟，亦為民族國家的困境。孫大川警覺排外與仇恨的認同陷阱，因而指出原住民族所具備的「根源性認同」——關注第一自然，關注人與自然環境的緊密關係，將能提供我們另一種思考認同的方向。

第一自然作為一種認同，是原住民給世界的靈感；另一方面，原住民族第一自然還提醒了人類與自然共生的諸多模式。學者費克雷特・柏克斯（Fikert Berkes）於《神聖生態學》指出傳統生態知識是一連串「知識—實踐—信仰」的累積體，經由當地人的調適過程、世代發展傳承而來：「累積了知識、實踐與信仰，在適應的過程中不斷演變，並透過文化承襲在世代間傳承的體系，同時包含生物（包含人類）之間及其環境的關係。」³⁶《神聖生態學》呈現當代社會的需求：人要如何與環境培養出能夠維護環境的適當關係？費克雷特・柏克斯指出1980年代以來人們對於傳統生態知識有著極高興趣，這代表了兩種需要，一是從原住民運用資源的方式擷取生態智慧的需要，另一則是從傳統生態智慧持有者身上學習，發展新的生態倫理之需要。然而，原住民族語言裡沒有「資源」或「管理」一詞，他們更重視互惠、尊重以及管家責任。因此，傳統知識教導我們的不是如何管理資源，而是如何面對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³⁷

這一思考，也指向原住民族知識的建構。原住民族知識指原住民族人擁有的獨特在地知識，傳統生態知識是其中重要一環。有意思的是，費克雷特・柏克斯認為傳統生態知識應用於「資源管理與保育的倫理面向」是最受關切的研究主題，傳統生態知識不僅包括物理層次，更深層地指涉信仰、社會制度、知識系統及對世界觀等多種不同層次觀念的理

³⁵ 許麗玲專訪孫大川，〈文字、符號與符碼的力量：臺灣原住民給世界的禮物〉<https://www.peoplefishpoetry.com/2356035370234032282324029.html>，2025年7月28日作者讀取。

³⁶ 加・費克雷特・柏克斯著，黃懿翎譯，《神聖生態學》（臺北：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3），頁40。

³⁷ 加・費克雷特・柏克斯著，黃懿翎譯，《神聖生態學》，頁351-376。

解。³⁸如同費克雷特·柏克斯對傳統生態知識的詮釋，孫大川也在「捍衛第一自然」的闡釋中，強調山海環境之於書寫、之於認同的意義：「對原住民而言，『山海』的象徵，不單是空間的，也是人性的。」人類與環境之間不僅存在實際具體的關係，也存在社會關係；人類不僅是社會的一部分，亦為一切萬物共同體的一部分。孫大川在演講特別強調：「人與自然的平衡，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放棄科學，科學的精神，其實也是在追求自然的精神。原住民族也許可以提供我們找到在當代生活中平衡、兩全的可能性。」³⁹這些觀察，開啟人與自然環境共生的想像。

原住民族的根源認同是第一自然，因此，伴隨原住民族而來的認同與主權思考，值得我們留意。孫大川透過「海洋的敞開性」表達其對單一的國家概念、國家認同的反思，指出臺灣的文化建構應該珍惜其作為島嶼，以及與海洋、諸島之間豐富且開放的連結。「海洋的敞開性」這一觀點在島嶼研究等學術場域已有論述，如學者黃心雅將夏曼·藍波安與太平洋東加作家艾佩利·浩鷗法（Epeli Hau’ofa）並列閱讀，指出原住民族跨越疆界的海洋論述，得以對抗、批判以「民族—國家」主權為基礎的殖民政治，重新定義陸地與海島的關係。⁴⁰

在此基礎上，筆者側重孫大川學思歷程中反覆提及的「敞開性」。孫大川直面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的死亡，提及「死亡的敞開性」，他認為死亡為我們指出了生命的「限制」，也指出了一種新的「可能性」，死亡同時指出限制與可能性。在敞開性的思維下，臺灣作為一個島嶼，海洋同時帶來限制與生機，因此，將臺灣原住民族置於世界南島系譜，強化了因海洋連結所帶來的可能性。事實上，孫大川於1995年《山海文化》第八期「國際原壇」提出「文化南島」的概念，並希冀以此介入既有的「文化中國」氛圍：「臺灣文化的內涵是豐富的，不能夠僅以『文化中

³⁸ 顏愛靜，〈初學者可以入門的生態學巨著〉，《神聖生態學》（台北：網路與書出版，2023），頁 16-17。

³⁹ 孫大川演講、陳濤儀紀錄，〈臺灣給世界的禮物：一個原住民的觀點〉。

⁴⁰ Huang, Hsinya. "Representing Indigenous Bodies in Epeli Hau'ofa and Syaman Rapongan," *Tamkang Review*, 40 : 2, 2010.06, pp.3-19.

國」來涵蓋。蔡百銓這一期以及今後一系列的論述，將不斷凸顯這個主題，擴大原住民與臺灣的文化歷史縱深」。⁴¹海洋的敞開性，文化南島與文化中國的交會、混雜與衝撞，皆能深化臺灣文化歷史之縱深。這些思索，至今仍擲地有聲。

延續「敞開性」的思索，孫大川以平埔族為例提出「返來做番」之論，正是要為臺灣陷入族群分類與競奪的限制中，找到一些彈性與可能性。學者王甫昌以「族群想像」的視角，試圖理解1980-1990年間臺灣四大族群作為一種團體認同以及人群分類想像的特性。王甫昌以差異認知、不平等認知、集體行動必要性認知三個向度建構族群意識的內涵，進一步詮釋臺灣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外省人如何立基於「弱勢者」的人群分類想像。⁴²基於弱勢者的族群分類，因為有其對應的「強勢者」，對於各族群主體的建構有其立足點，不過，這也形成二元對立的限制。孫大川援引學者詹素娟的平埔族研究成果，試圖說明從「漢人」回到「熟番」、從「熟番」找到「土番」、再從「土番」連接到「野番」（生番）的迴向過程，強調「返來做番」的立場，辯證地展現其對於主體、認同的看法：

平埔族意識的折返，其核心的意義與價值，並不在他選擇了「什麼」或向「誰」來認同，而是接受「兩邊」作為他認同的共同源頭，這才是人的存在或文化存在的真實狀態。所謂純粹的漢族或純種的原住民，若非虛幻的想像，便是狂妄的偏執。……平埔意識，讓我們理解到浮動的族群邊界，也讓我們有機會不斷揚棄自己主體的主體。⁴³

平埔意識的折返，其價值是接受原漢、父輩母系作為認同的「共同」源頭，亦為孫大川反思族群認同與身分主體的路徑。⁴⁴平埔族人擁有兩

⁴¹ 孫大川，〈搭蘆灣手記〉，《山海文化》第8期（1995.1），頁1。

⁴² 王甫昌，《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3）。

⁴³ 孫大川，〈從生番到熟漢：番語漢化與漢語番化的文學考察〉，頁33。

⁴⁴ 陳芷凡，〈以「南島」為名：原住民族文學中的認同政治與島嶼想像〉，《中山人文學報》第51期（2021.7），頁81-110。

邊的血脉，同時作為身分認同的能量，這一種浮動的族群邊界，不僅得以針砭權力操作與虛妄，還在於具備彈性因應當下局勢。2007年孫大川對於「返來做番」之思索，得以和2019年出版的《沒有名字的人：平埔原住民族青年生命故事紀實》有所呼應。《沒有名字的人：平埔原住民族青年生命故事紀實》作者群之一潘宗儒指出自己的原住民族身分、名字，在不同地域、文化情境下如同光譜般的存在：「從出生到現在，漢族在我血液裡未曾消逝，加上排灣化的卑南族的認知，卑南、排灣好像都沾上了某種心理認定。」⁴⁵因此，潘宗儒可以選擇是漢人，同時也可以選擇成為排灣化的卑南族、馬卡道、恆春阿美族人。潘宗儒之例，道出了平埔族青年對於「我是誰」的選擇，如同本書推薦者賴奕諭所言：「對他們來說，追尋自我所欲抵達的終點，並非是要再一次地劃出清楚的族群邊界。……當文化本來就是不斷處於流動混雜的形成過程，最重要的是，每個人都不會再因為自己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而感到侷促與促狹。」⁴⁶《沒有名字的人：平埔原住民族青年生命故事紀實》強調認同的多元，特別是在血脉、成長情境、區域文化混雜的當下，每個人選擇其認同時皆能獲得他人的接受與支持。孫大川的「返來做番」與平埔族青年自稱為「沒有名字的人」，均以平埔族為例說明認同的選擇與接受。不論是接受父輩母系加諸自身的歸屬，又或是自身認同得以被他人所接受，這二者同樣重要。這些考慮提醒我們如何看待認同，以及如何評價認同。

孫大川標舉了「禮物」的意義，我們得以重新思考原住民給世界的提醒與建議，原民書寫者將這些經驗與體會化為作品，為讀者開創了新的世界。

⁴⁵ 方惠閔、朱恩成、余奕德、陳以箴、潘宗儒，《沒有名字的人：平埔原住民族青年生命故事紀實》（臺北：游擊文化出版社，2019），頁 53。

⁴⁶ 賴奕諭，〈推薦序：成為不再被認同困住的人〉，載方惠閔等，《沒有名字的人：平埔原住民族青年生命故事紀實》，頁 14。

五、結論：將歌聲種回部落

本文聚焦三個向度統整孫大川的學思歷程與文化實踐。首先，部落生活與記憶是其故事的起點。下賓郎（Pinaski）部落是孫大川生長的家鄉，在《久久酒一次》、《山海世界：臺灣原住民心靈世界的摹寫》有許多文章描寫了孫大川的父親、母親、姊姊們。母親形象，寄託著孫大川對卑南族歷史的追尋；姨公公形象則啟發孫大川對於死亡的多層次想像，進而闡釋「死亡的敞開性」。其中，孫大川運用「敞開性」這一概念深刻反思族群、文化、傳統的死亡，以及醞釀於死亡之中的重生。死亡和重生的一體兩面與互為參照，成為其學思歷程的中心，更成為推動臺灣原住民族文學之核心理念。

本文第二向度關注孫大川與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的建構。學術界關注孫大川、《山海文化》以及臺灣原住民族文學梯隊的生成，在這一基礎上，筆者試圖捕捉1980-1990年間《山海文化》的文化定位。《山海文化》特別標誌「文學書寫」的重要性，包括第一人稱發聲，以及書寫做為民族防禦機制，孫大川明確指出書寫是一個可以找回文化、找回自己的重要方式。這一立場之確定，後續有關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的定義一身分、主題、語言的討論才得以開展。孫大川對於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定義的思索，與「敞開性」的概念有關，諸如《山海文化》創立的宗旨，鼓勵原民身分嘗試不同的書寫主題，非原民身分則可以書寫原民題材來認識彼此；又或是提倡番語漢化、漢語番化的實踐與活力。文化交會與碰撞，成為其「敞開性」思索的靈感來源。這些層面，可在《山海世界：臺灣原住民心靈世界的摹寫》、《夾縫中的族群建構：臺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與政治》和《搭蘆灣手記》找到積極的論述與回應。孫大川主編2003年《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四卷7冊，以及2025年《臺灣原住民文學選集》四卷12冊，也透過序言回顧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生成的關鍵意義。

本文第三個向度以「原住民給世界的禮物」歸納孫大川在文化層面的關注，筆者側重兩個面向：捍衛第一自然以及海洋的敞開性。第一自然重視族人與環境的親近關係，而「捍衛」第一自然則是重新找回這樣的關係。孫大川指出第一自然是原住民族根源性的認同，能夠提醒我們反思認同的政治困境；另一方面，原住民族第一自然觀點指出人類與自然共生的諸多模式。本文援引費克雷特·柏克斯對傳統生態知識的詮釋，對應孫大川「捍衛第一自然」之宣言。延續捍衛第一自然的思索，海洋的敞開性就此展開。臺灣作為一個海洋島嶼，兼具孤絕與連結的特質，若我們留意世界南島民族與海洋的關係，認同斐濟作家、學者艾佩利·浩鷗法（Epeli Hau‘ofa）宣稱「我們是海」（We are the ocean），擺脫傳統上被視為「小」島嶼的觀念，重新認識和理解海洋提供臺灣人身分認同的靈感，將擴大我們自身的視界。

本文從這三個向度，嘗試捕捉孫大川對於族群的歷史追尋、原民文學建構以及臺灣文化格局的思索。近年孫大川啟動「將歌聲種回部落」的規劃，把心念放在族群的下一代。2003年孫大川和民族音樂學家林清財著手進行原住民古謠的調查、調查與註釋工作，試圖確認與鞏固原住民文化中的「古典」。2025年出版《將歌聲種回部落：卑南族畢那斯基的古典重建》⁴⁷就是其想望的具體實踐。「古典」的意義何在？孫大川指出華語文的運用有其敞開性，但對原住民自己的族語和文化傳統而言，卻同時具有一定的關閉性。如何在華語之外，找到有效的工具和方法，讓族人得以和祖靈對話，與自己的傳統銜接？在這樣的設想下，孫大川「將歌聲種回部落」的想望，便是運用目前已經建立好的族語書寫系統，積極紀錄口述遺產，形塑並鞏固原住民文化的「古典」。這份古典不僅是族語傳承、研究，更是文化創新的基礎。同時保存「族語」和文化「原型」是孫大川重建「古典」的策略。在原住民口傳資料當中，文學密度最高、文化意涵最深，且語言音韻最優美穩定，應為與祭儀有

⁴⁷ 孫大川，《將歌聲種回部落：卑南族畢那斯基的古典重建》（臺東：臺東縣政府，2025）。

關的祭詞、吟誦和咒語禱文。孫大川與耆老們譯註祭詞、吟誦和咒語禱文，進行書面化的紀錄，同時在譯註過程中審慎挑選卑南族重要的文化語彙，給予漢字拼讀的建議，嘗試進行對漢語本身的「介入」。這些考慮，成為孫大川重建古典的關鍵起點，亦是《將歌聲種回部落》這本專書問世的深切盼望。孫大川於此書導論問了這樣的一個問題：「（這一行動）為什麼要從畢那斯基出發？」「畢那斯基」，是卑南族下賓朗部落（Pinaski）近幾十年來慣用的漢語拼讀，孫大川期待以部落為單位進行古典重建。相較於族群分類的政治性，部落是族人日常生活、情感交流以及承載記憶的具體空間。孫大川從部落的歷史追尋為起點，亦以部落祭儀歌謠、祭詞之譯註為晚年志業。

確認部落的「古典」，是為兒孫輩保存部落記憶，然而，晚輩們是否需承接這樣的傳統、這樣的古典？孫大川的回應一貫保持著敞開性。他指出1990年代感嘆原住民族文化的消逝，擔憂著自身與族人們的存在為「黃昏民族」，即將邁入黑夜而不見。如今，孫大川依舊感覺自己是「黃昏民族」，同一世代還熟悉族語和傳統文化的耆老逐漸凋零，年過七十的自己常有寂寞之懷。孫大川常言他及耆老們努力所保留的一切，已經無法規範子孫們如何處置與看待。如果孩子們願意學習與聆聽，這就是兒孫輩的禮物；如果孩子們認為這是一種壓力，亦可拋棄。至少耆老這一輩的努力，讓特定的文化傳承了下來，有基礎就能期待後續的緣分。

常有人問孫大川：「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的未來為何？」他一貫地笑著說這個問題自己已經沒有辦法回答了。這份笑容，是其學思歷程與文化實踐的體會與沉澱；這份深深的心意，也讓後續的回應有了更開放的想像、更為誠懇的祝福。

主要徵引文獻

一、近人論著

(一) 專書

Clifford, James. *Returns: Becoming Indigenou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加】費克雷特·柏克斯 (Fikret Berkes) 著，黃懿翎譯，《神聖生態學》。臺北：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3。

王甫昌，《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3。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

方惠閔、朱恩成、余奕德、陳以箴、潘宗儒，《沒有名字的人：平埔原住民族青年生命故事紀實》。臺北：游擊文化出版社，2019。

林正三，〈孫大川與臺灣原住民族文藝復興運動〉，載於孫大川主編，《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評論卷（下）》。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47-93。

浦忠成，《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臺北：里仁書局，2009。

孫大川，〈編序：臺灣原住民文學創世紀〉，載於孫大川主編，《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5-11。

———，〈總序：文學做為一種民族防禦〉，載於孫大川、陳芷凡主編，《臺灣原住民文學選集·文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5，頁13-24。

———，〈捍衛第一自然：當代臺灣原住民文學中的原始生命力〉，載於孫大川、陳芷凡主編，《臺灣原住民文學選集·文論（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5，頁6-33。

- ，《將歌聲種回部落：卑南族畢那斯基的古典重建》。臺東：臺東縣政府，2025。
- ，《搭蘆灣手記》。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0。
- ，《夾縫中的族群建構—臺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及政治》。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0。
- ，《山海世界：臺灣原住民心靈世界的摹寫》。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0。
- ，《久久酒一次》。臺北：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
- 孫大川主編，《臺灣原住民族文學選集》一套12本【《臺灣原住民族文學選集》小說卷4冊。《臺灣原住民族文學選集》散文卷3冊《臺灣原住民族文學選集》詩歌卷2冊。《臺灣原住民族文學選集》文論卷3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5。
- ，《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一套7本【《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小說卷2冊。《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散文卷2冊。《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詩歌卷。《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評論卷2冊】。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
- 董恕明，《山海之內天地之外：原住民漢語文學》。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
- 劉秀美，《從口頭傳統到文字書寫：臺灣原住民族敘事文學的精神蛻變與返本開新》。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
- 楊翠，《少數說話：臺灣原住民女性文學的多重視域》。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
- 賴奕諭，〈推薦序：成為不再被認同困住的人〉，《沒有名字的人：平埔原住民族青年生命故事紀實》。臺北：游擊文化出版社，2019，頁12-17。
- 謝世忠，《認同的汙名：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

魏貽君，〈戰後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形成的探察〉。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

顏愛靜，〈推薦序：初學者可以入門的生態學巨著〉，《神聖生態學》。臺北：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3，頁16-17。

（二）期刊論文

文學臺灣編輯部，〈傾聽原聲：臺灣原住民文學討論會〉，《文學臺灣》第4期（1992.9），頁70-94。

黃季平，〈原住民的主體建構：自辦刊物〉，《原教界：閱讀原住民的刊物》第35期（2010.10），頁18-19。

浦忠成，〈鳥瞰原住民族自辦抗爭刊物的脈絡〉，《原教界：閱讀原住民的刊物》第35期（2010.10），頁8-9。

孫大川，〈從生番到熟漢：番語漢化與漢語番化的文學考察〉，《臺灣原住民研究論叢》第2期，（2007.12），頁27-45。

陳芷凡，〈舌尖與筆尖之間：臺灣原住民族文學中的族語實踐與思考〉，《原住民族文獻》第42期，（2020.9），頁7-17。

———，〈以「南島」為名：原住民族文學中的認同政治與島嶼想像〉，《中山人文學報》第51期，（2021.7），頁81-110。

Huang, Hsinya. "Representing Indigenous Bodies in Epeli Hau'ofa and Syaman Rapongan." Tamkang Review40.2(2010.6):3-19.

（三）網路資料

孫大川演講、陳湊儀紀錄，〈臺灣給世界的禮物：一個原住民的觀點〉，
https://gitl.ntu.edu.tw/%E3%80%90%E5%B0%88%E9%A1%8C%E6%BC%94%E8%AC%9B%EF%BC%9A%E5%AD%AB%E5%A4%A7%E5%B7%9D_%E5%8F%B0%E7%81%A3%E7%B5%A6%E4%B8%96%E7%95%8C%E7%9A%84%E7%A6%AE%E7%89%A9%EF%B C%9A%E4%B8%80%E5%80%8B%E5%8E%9F%E4%BD%8F/。2025年7月28日作者讀取。

許麗玲專訪孫大川，〈文字、符號與符碼的力量：臺灣原住民給世界的禮物〉，<https://www.peoplefishpoetry.com/2356035370234032282324029.html>。2025年7月28日作者讀取。

Selected Bibliography

- Pu, Chung-Cheng. *Taiwan Yuanzhumin Wenxue Shigang (An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Taiwan Indigenous Literature)*. Taipei: Li-Ren Publishing, 2009.
- Sun, Ta-Chuan. *Jiujiu Jiu Yici (A Toast Once in a Long While)*. Taipei: Chang Lao-Shih Publishing, 1991.
- Sun, Ta-Chuan. *Shanhai Shijie: Taiwan Yuanzhumin Xinling Shijie de Moxie (The Mountain-Sea World: A Depiction of the Spiritual World of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Taipei: Unitas Publishing, 2000.
- Tung, Shu-Ming. *Shanhai Zhi Nei Tiandi Zhi Wai: Yuanzhumin Hanyu Wenxue (Within the Mountains and Seas, Beyond Heaven and Earth: Indigenous Literature in Chinese)*. Taina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2013.
- Liu, Hsiu-Mei. *Cong Koutou Chuantong dao Wenzi Shuxie: Taiwan Yuanzhumin Xushi Wenxue de Jingshen Tuibian yu Fanben Kaixin (From Oral Tradition to Written Literature: The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and Renewal of Taiwan Indigenous Narrative Literature)*. Taipei: Wenjin Publishing, 2010.
- Yang, Tsui. *Shaoshu Shuohua: Taiwan Yuanzhumin Nüxing Wenxue de Duochedong Shiyu (Speaking as the Minority: Multiple Perspectives in Taiwan Indigenous Women's Literature)*. Taipei: Yushan Publishing, 2018.
- Wei, Yi-Chun. *Zhanhou Taiwan Yuanzhumin Wenxue Xingcheng de Tanchá (An Explora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Postwar Taiwan Indigenous Literature)*. Taipei: Ink Publishing, 2013.
- Literature Taiwan Editorial Department. “Qingting Yuansheng: Taiwan Yuanzhumin Wenxue Taolunhui (Listening to Indigenous Voices: A Symposium on Taiwan Indigenous Literature),” *Literature Taiwan*, no. 4, 1992.9, pp. 70-94.

- Sun, Ta-Chuan. “Cong Shengfan dao Shuhan: Fanyu Hanhua yu Hanyu Fanhua de Wenzxue Kacha (From ‘Raw Savages’ to ‘Acculturated Han’: A Literary Inquiry into the Sinicization of Indigenous Languages and the Indigeniza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Journal of Taiwan Indigenous Studies*, no. 2, 2007.12, pp. 27-45.
- Chen, Chih-Fan. “Yi ‘Nandao’ wei Ming: Yuanzhumin Wenzxue Zhong de Rentong Zhengzhi yu Daoyu Xiangxiang (In the Name of ‘Austronesia’: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nd the Imaginary of Islands in Taiwan Indigenous Literature),” *Sun Yat-sen Journal of Humanities*, no. 51, 2021.7, pp. 81-110.

Sun Ta-chuan and His Concept of “Mountain-Sea Literature”

Chih-Fan Chen*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ntellectual formation and cultural praxis of Sun Ta-chuan as a foundational ag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aiwan’s Indigenous literary field. Building upon prior scholarship that identifies Sun and the *Mountain-Sea Culture* magazine under his editorship as instrumental in fostering a generation of Indigenous writers, this paper re-examines his work through the lens of memory, place, and epistemic transformation. By tracing Sun’s formative experiences within the Pinaski community, the analysis elucidates how his reflections on Indigenous history, first-person narration, and the notion of the Indigenous as a “gift” collectively inform his literary and cultural philosophy.

The discussion foregrounds Sun’s tripartit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mountain-sea Literature”, “Writing,” and “Learning.” The “mountain-sea” functions not merely as a geographic topos but as a symbolic ecology wherein the reciprocity between human and environment constitutes the ontological ground of Indigenous identity. “Writing,” in Sun’s theorization, transcends the act of inscription to become an ethical and aesthetic practice through which Indigenous authors reclaim narrative sovereignty and articulate experiential knowledge in literary form. “Learning” designates an epistemological process that compels the contemporary world to re-evaluate Indigenous ecological knowledge systems and to recognize the epistemic and ethical “gift” that Indigenous worldviews offer to humanity.

*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hrough this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paper argues that Sun Ta-chuan's thought not only delineates a distinctive Indigenous literary paradigm within Taiwan but also contributes to broader discourses on decolonial knowledge, environmental humanism, and intercultural ethics.

Keywords: Sun Ta-chuan, *Mountain-Sea Culture* magazine, Taiwan Indigenous literature, literary field, Indigenous knowledge